

YOU YANG
WEN SHI
ZI LIAO

酉陽文史資料

第二十二輯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战斗岁月●

- 我所参加的抗日战争 渠吉堂(1)
在那战斗的岁月 渠吉堂(6)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冉茂涵口述 石化世整理(13)
我随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点滴 闻晓华(16)
我为解放军带路解放彭水 石维孝(20)

●政协统战●

- 县政协址 45 年变迁史略 李万鹏(24)
关于县政协迁址、基建情况的回忆
酉阳县开展统战政策再教育的回顾 冉启钰(32)
酉阳县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
政策实况 向宽智(45)
酉阳县落实错划右派分子政策实况 向宽智(49)
贺龙与美国传教士在南腰界 王朋友(63)
家父与红军地下党的交往点滴 王世一(67)

●民国旧事●

- 赖心辉军入酉和周燮卿部过境 冉伯瑜(70)
民国时期酉阳下级行政人员训练班纪实 罗子南(77)
抗战时期的龚滩盐运 王保三(86)
田维帮组民团抗捐史略 杨雷(89)
唐我折在酉阳的轶事 冉光大(94)
我所经历的民国动乱及解放初剿匪斗争 陈德溥(104)

●地域文化●

- 酉阳川剧团的风雨历程 邱天运(114)
酉阳土家族“打绕棺”的历史沿革
 与《欢乐的毕兹卡》的艺术特色 汪胜华(116)
乡规民约传到今 彭秀清(119)
酉酬地名变迁趣谈 彭秀清(121)
车田乌杨树传奇 彭秀清(124)
现存牌坊有趣传说 彭秀清(127)
酉阳“三棒鼓”唱词 彭秀清(130)

●沧桑年代●

- 我所知道的酉阳“三反”、“五反”运动 杨雷(133)
酉阳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史略 长生(138)
解放初期的冬学运动和扫盲工作 彭秀清(141)
李溪集镇的变迁及
 边贸市场的崛起 冉崇英 冉隆强(145)
酉阳县整风整社运动片断 冉崇英(151)
李溪区大跃进亲历记 冉启钰(163)
一九五五年酉阳城洪灾侧记 吴文渊(176)
兴隆区棕树坡的农业学大寨 冉启钰(180)
灾荒年探亲记 冉景福(188)

●园丁风范●

- 民族教育家张敬五其人其事 许力心(193)
老骥伏枥,奉献不止记退休
 教师张敬五 杨世镜 郭兴发 张达隆(198)
记脚踏实地的邓裕森教师 许力心(202)

我所参加的抗日战争

渠吉堂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河北省宁晋县东陈乡中梁村，几岁时父母因病无钱医治双双去逝，即随婶娘生活。她家很穷。为了生存，我只得去捡柴、拾粪，给地主看牲口找口饭吃。

1937年春，我听说井陉县格子岭村住着一支部队，他们打富济贫，到那里有饭吃。我就邀约了同村的曹梅子连夜赶到格子岭村，要求参军，部队有个首长问：“小鬼，你们来干什么？”我答道“来找饭吃。”在场的战士都笑了。参军后部队组织我们学习，首长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我才明白这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的任务是要在中国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受苦受难的穷苦民众，使我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穷人才有出路，中国才有希望的道理。从此，我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时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粗粮，睡的是杂草，盖的是破被，穿的是粗布烂衣，根本没有什么津贴，但是心情愉快，干劲十足，全身心地干革命，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由于积极肯干，1938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我参与了大小战役30余次，其中有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上党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我是千百万革命战士中的幸存者，我周身既残存有日本鬼子的弹片又残留有蒋介石、美帝

国主义的弹片，这段悲壮的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

平型关战斗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我国领土，阴谋制造了“七七事变”。1937年9月，日本鬼子向我晋北一带进攻，企图占领山西，控制华北。敌人以第5师团(板垣师团)为主力，于9月下旬向我平型关进攻，当时在晋北前线作战的林彪指挥的一一五师接受了抵御板垣师团的任务，全师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设伏待敌入关，出其不意，予以夹击，获得了重大胜利。仅一一五师就歼敌三千余人，炸毁日军汽车三百多辆，缴获炮弹三千多发，机枪四十余挺，战马五十余匹，步枪一千余支，其它军用物资无数。这次战役的胜利，大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并对以后的抗日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平型关战役中，我在一一五师独立团三营九连当战士。首长给我连的任务是埋伏在鱼以嘴一带阻击敌人，要求我连连夜赶到鱼以嘴丫口处埋伏下来，不让鬼子过关。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路险，加上绵绵的秋雨，路滑难行，我们全连战士一步一滑地往上爬，有的不小心滑倒了，后来的人拉起来又走，直到十点多钟才进入阵地，连长立即命令各班到位坚守阵地，挖好工事，一切听从指挥。此时雨虽停了，但是衣服被秋雨淋湿，觉得寒气逼人。大概零点以后，我们连的侦察兵回来报告，敌人已向鱼以嘴进发，连长立即命令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大家聚精会神地目视着前方，两点后我们听见了前山腰有鬼子动静，走

在最前面的鬼子放枪试探。我们仍按兵不动，敌人在离我阵地五十米左右时，连长指挥枪响了，全连步枪、机枪齐发，并不断扔出手榴弹，打得鬼子措手不及，从火光中见一些鬼子又冲上来了，这次火力很猛，特别是机枪直向我阵地扫射，我们勇猛还击。连长指挥我机枪班猛压对方的火力，此时我班班长更娘山、李三等同志壮烈牺牲。我们见此情形，义愤填膺，决心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不把鬼子消灭在山腰，誓不罢休。正在此时敌人的机枪声暂停了，连长立即喊：

“同志们，冲啊！”我们一百多人一齐出击，有的用枪、有的上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当场杀死了十几个鬼子。其中有个鬼子向我扑来，他比我矮小，我猛力挫腰，甩他倒地，刺刀一捅，送他上了西天。这次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天快亮了，大家兴高采烈的清理战利品，共计歼敌一百余人，缴枪四十余支，轻机枪三挺，重机枪一挺。经过这次战斗，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为整个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回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一次举世闻名的大战役，是抗日战争中华北八路军对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次全面出击的战役。记得是1940年秋天，中国西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诱降，悲观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大后方，我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华北一带的八路军，于当年八月组织了115个团，共40余万人，在5千里长的华北主要交通线上，突然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猛攻，经过二十余天的激

战，敌人在华北一带的交通线陷入了瘫痪，苦战三个半月，胜利地结束了战斗。这次战役共计大小战斗 1824 次，歼灭了日伪军 40 余万，破坏了铁路 400 余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打破了敌人妄想分割、封锁革命根据地的阴谋，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逆流，进一步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这次战斗中，我在二分区三十团一营二连当战士，我连的任务是在山西阳泉一带，阻击敌人，首长教导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方针去办，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原则，我们白天休息，晚上出击，在阳泉一带破坏敌占区铁路交通线，敌人白天把路修好，晚上我们又组织群众去把它破坏掉，使敌运输给养瘫痪，经过四十余天的苦战，我连破坏铁路一百多公里，缴获电线三千余公斤，歼敌五百余人，缴获机枪五挺，步枪五百多支，由于我连英勇奋战，为百团大战全面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百团大战后的 1941 年春天，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性的大扫荡。当时我连驻山西辽县(现在的左权县)，该县有个红岭村，住着百来户人家，鬼子扫荡了这个村，鬼子一进村就把全村老小一起赶到晒场，日本头目咿哩呱啦的叫着：“谁家住有八路交出来不杀。”一个汉奸翻译对老百姓说：“你们交出八路皇军有赏。”这时群众无一人答话，鬼子等了二十多分钟，见没人答话，可恶的鬼子头目，下令用机枪把在场的群众全部打死，枪声一响几百人先后倒地，血流成河，真是惨不忍睹，但是鬼子汉奸还不罢休，又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在一家搜出一双目失明的张大娘，几个鬼子一进屋像恶狼一样，抓住无力反抗的老太婆，惨无人道地

进行了轮奸，将其活活地折磨致死，然后将全村的粮食、牲口全部抢走，再用火把房子全部烧光才离开了。我连得知情况后，连夜赶去了红岭村，大家看着这悲惨的情景，没有一个不掉泪，此时连长说：“同志们，别流泪，眼泪救不了亲人，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把这笔帐记牢在心，血债要用血来还，现在的任务是安葬好死难的亲人，找回逃散的父老乡亲，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大家七手八脚，有的挖坑，有的搬尸体，半天时间才把亲人全部安葬好，又把逃出去的十几家人，迁至大山后新挖好的窖洞暂时住下来，把我们带的粮食留下，安排好亲人的生活，才告别乡亲回到驻地，走时乡亲们送我们很远，不愿意离去，同时还称赞说：“共产党真英明，八路军是亲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打败鬼子，才能得解放。”

在那战斗的岁月

渠吉堂

我随部队开往常德途中，时逢开国大典，电波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无不欢欣鼓舞！革命的节节胜利，使我从这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开辟新区、接管、建政成了我继续革命的新起点。经历 50 奋斗，50 年艰辛，50 年巨变，50 年辉煌。在今天庆祝建国 50 周年欢庆之余，我的心又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深感为人民夺取政权难，为父老乡亲建设政权、保卫政权更难。难忘的过去，呈现在眼前。

攻打淮海 抢渡长江

我原是第二野战军三纵队八旅二十四团三营九连连长，曾参与了驰名中外的淮海战役。1948 年底，我团主要任务是在安徽西南双堆集地区包围、监视、阻击黄维军团。为了制敌取胜，我们就在黄维驻地外围挖战壕、筑工事，切断外面对敌军的给养。敌军被围困 10 多天后，断绝了粮草无法生活，逼得黄维狗急跳墙，拼命突围。我军立即猛追敌寇，在追击途中，我因左手负伤，下阵治疗。第二天我军活捉了黄维。整个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2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结束，历时 35 天，共歼敌 55 万余人。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大长了我军威风，大灭了敌人士气，国民党部队以后一见到我军就闻风丧胆，溃不成军。

“宜将剩勇追穷寇”，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乘胜追击，抢渡长江。我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轻装前进。行至安庆附近，准备找船渡江，但没有船，因老百姓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和威胁，被迫将船只隐藏起来了。我们只好上山买竹子，搬到江边学扎木排，木排扎好后又学划木排，这样整整干了一月有余。渡江条件具备后，毛主席、朱总司令于1949年4月20日向我军发布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团是随刘伯承将军的三十万大军，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江防炮火的阻击，从安庆抢渡过江。过江后没有再打大的战斗。

集中学习 整顿作风

1949年听首长讲：“毛主席号召我们要继续前进追击敌人。”打了淮海，过了长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进军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此时，我团由团参谋长殷志恕负责，抽调了一百余名干部，在金华组织学习，内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军人，他的天职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命令听指挥。”8月份，我受命调入西南服务团，集中在南京学习，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老区来的地方工作骨干；有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大概有1万7千余人。这次学习是在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几位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除

了系统地学习《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对自由主义》等毛主席著作外，还经常听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等首长为我们作的专题报告。他们谈到：“西南是祖国的大后方，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但那里的老百姓很穷苦，我们要去解放他们，这是我们共产党员应尽的光荣职责。特别是还有些地方常年闹土匪，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我们要作好吃苦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接管龚滩 建立政权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大家心明眼亮，一致表示，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1949年10月，我们到常德休整，我被分配到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涪陵）三中队（酉阳县）。在常德，我们听了常德地委领导关于接管新区的经验介绍后，再次进行扩编，进一步明确了任务，这时我已明确我们的任务是接管酉阳县、区政权。从常德出发，我们步行一天（80华里），到了吉首，听说酉阳已解放。为了抢时间，梁岐山政委找了一辆货车把我们拉到酉阳，于11月16日到达，酉阳县是11月11日解放，11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酉阳县人民政府，全县六个区的工作于11月底安排到位。当时我被安排到龚滩区任区长，咸升斋同志任指导员，叶尚亭任组织委员，龚启燧任文书，随同我们四人到龚滩协助工作的还有贸易公司的费春林、县委宣传部部长高云挺。

龚滩是酉阳西边门户，地势险要，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它的前面是乌江，过江就是贵州，上水到沿河，下水到

洪渡、彭水、涪陵，它的背后是油家岩，岩下面是征潭小河，南面连彭水。全区所辖一镇、六乡，即：龚滩镇、征潭乡、清溪乡、后坪乡、天馆乡、丁市乡、宜居乡。解放前当地封建势力各霸一方，常年匪患，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敢怒不敢言。如清溪伪乡长陈永光及其胞兄（乌江船运大队长），常年拖着300条枪，霸占了大半个清溪；龚滩的伪镇长罗永锡，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群众深恶痛绝。那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上街莫打冉，打冉上不了坎（上街是冉友兰、冉慎之的天下），下街莫打罗，打罗下不了河（下街是罗永锡等罗姓强霸）。当时的龚滩是运盐的转运站，即从涪陵用木船将盐运到龚滩，再转船拉到沿河，或用人力背运到酉阳、秀山。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几句民谣：“山青水秀石旮旯，物产丰富包谷粑，清洁卫生满街粪，人才济济背盐巴。”这是对当时龚滩的地理人情、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于1949年11月底接管龚滩后，建立了区人民政府。我们首先召开了伪乡、镇人员会，记得参加会议的有：龚滩镇镇长罗永锡、清溪乡乡长陈永光、丁市乡乡长黄国敖、天馆乡乡长肖永顺、后坪乡乡长李××、征潭乡乡长×××、龚滩一保保长陈永忠、三保保长张学诗；参加会议的还有当地的上层人士：冉友兰、陈绍辉、罗旭东、冉渭渔等。在会上，我宣传了当前形势和我党共同纲领及各项政策，特别强调了伪政人员要奉公守法，我党将量才录用，将功赎罪，立功者受奖，对继续作恶者必惩的宽严政策。并令其管好自己所辖区域，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筹集粮草，做好各项工作。十二月份，县里第一批青年班学员结业，分配来

我区有30人左右，我们把这些人分成三个组，安排到龚滩、清溪、丁市三个乡开展宣传和征粮工作。此时，形势比较稳定，各行各业正常运行。

土匪暴动 危在旦夕

1950年1月中旬，有老乡来反映：“在彭水与龚滩交界处有土匪捣乱”。县里也来电话说：“陈铨土匪和当地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把两河区黑水工作组抢了，要我们提高警惕。”此时县里准备在驻我区的警卫连抽调两个班去支援黑水，当时黑水工作组已被土匪围困，咸指导员又到县里开会，龚滩形势有些紧张，我立即请示县委，县委答复没有增援部队，万不得已可暂时撤出龚滩。我立即向在区协助工作的高云挺部长汇报，并把在区里工作的几位同志找来商量，安排部署工作，决定调一个排到沿岩马鞍城驻守（这个排的人是起义过来的，只有排长是我们派去的人），另补派刘自修同志带我军一个班驻守龚滩三角寺。1月22日早上，沿岩人来报告：“驻守马鞍城那个排已反向土匪，并将我们的排长砍死了，土匪已从银滩坪往龚滩来了。”我立即同高部长、费春林同志出去查看，没发现动静，赶快回到区公所研究，决定暂时撤出龚滩。此时驻守三角寺的一个班的人也被打散，时间紧迫，我马上叫高部长、费春林同志从区公所右侧后门撤退，后面跟追几个土匪，一一被我们打倒。我们跑到河边，见高部长已安全渡过小河，这时土匪用机枪封锁了小河，渡船不敢再过来渡人。在这紧急时刻，一个姓冉的战士说：“区长，我领你从小路下到河边去。”我们就从油家

岩方向的毛草小路走，这里悬岩陡峭，荆棘丛生，基本上看不到人，最后下到一个岩脊处，有个木筏，当时有个老人在那里住，我们就请他把我们三个划过对岸，上岸后爬坡到了金庄坪，这时咸指导员散会后也赶到了金庄坪，高部长也过河到了这里，我们一起同龚滩运盐的一个班连夜赶回县城。这次陈铨土匪进龚滩，一路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到龚滩背盐，大致有三四千人，在三天内，将龚滩的几大仓库盐巴（80余万斤）洗劫一空。因通讯困难，对情况一无所知，咸指导员在两征找人送信通知工作组回县城报到，他们回县城后才得知驻沿岩马朝坝的工作组被打散。队员陈一、张荣美两人被土匪捆绑砍死，陈在牺牲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其余几个组的队员大部分都回来了，其中：邱西泰、黄廷刚、涂志祥、李文章、黄朝安等几人，这些人一直跟着我们把土匪消灭后坚持在龚滩工作。这次牺牲的还有区文书龚启燧、高部长的通讯员陈干生。

清匪反霸 除暴安良

我们回县城休整两天后，又带着 10 多个同志回丁市、天馆、两征一带同土匪打游击战。白天步行到两征，晚上撤回丁市，每天坚持百余里，使群众明白我人民政府还在，我们一定要回来，达到了安定民心的目的。晚上我们把丁市伪乡长恶霸地主黄国敖抓来严加看管，防止他煽动群众。这时县独立营派一个连由唐连长带队来区支援我们，到丁市后，我们商量把在丁市的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龙头山惯匪陈茂顺抓起来。龙头山海拔 1800 米，很难见到太阳，我们踏着

尺多深的积雪，艰难地爬了一天，到了龙头山，到处搜查不见陈匪下落。我们在山上住了两天，仍不见陈的影子，才下了山。山上群众真苦，有的一辈子没见过一粒大米，多大的女孩还穿不上裤子，晚上睡觉盖的是包谷壳。

我们下山后仍是打游击，大概在 1950 年 4 月初，我们随同唐连长第二次进驻龚滩，走在两征金庄山凹上，为了提高警惕，杨排长提出他先上丫口查看情况，然后我们再上去。杨排长上去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听到枪响后立即跟上去，排长当场牺牲，只见丫口上边岩洞内有敌人的火力点，我们立即搜索，向洞里喊话，令其缴械投降，但里面没有回音。这时我们向岩洞内射击，仍不见回音，因土匪子弹打完，没有还击，我们的战士才向洞内搜去，活捉土匪二人，缴枪一支，我们全体同志怀着悲伤的心情，在金庄平丫口公路边埋葬了杨排长，并处决了两个土匪。这时，天快黑了，我们才回到龚滩。

我们第二次解放龚滩后，重新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搬运工会，建立村、镇政权，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1950 年 8 月，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分别在龚滩、清溪、沿岩三个镇、乡，重新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号召土匪自新，办自新训练班达 500 余人次。通过群众的检举揭发，经组织批准，镇压了作恶多端的龚滩镇镇长罗永锡、丁市乡乡长黄国赦、清溪乡乡长陈永光、恶霸地主陈绍辉等人，真是大快人心、大安人心，这些为以后的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合作化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冉茂涵 口述 石化世 整理

我叫冉茂涵，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转业到钟多区供销社，现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1950年我刚满19岁，在下半年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中，我被选为村武装干部，是年隆冬，我到区里开会，听了区长关于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使我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革命胜利的艰苦斗争历史。区长在报告中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侵略我国邻邦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我国的侵略阴谋，激起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毅然报名参军。可是回到家里母亲哭着挽留。我表明决心，千方百计说服了母亲，去小坝考兵。被录取后，到麻旺学习一个月，于1951年3月步行到彭水，再坐木船到涪陵，然后，经武汉到辽宁。

经过短期训练之后，部队开往安东(现丹东)，这时，上级命令我们只带背包、武器弹药和干粮轻装前进。我们于下午7时过江，开始了夜行军。因为白天有敌机轰炸，所以晚上行军，我们背着几十斤重的担子一夜至少行军120里，有时200多里。每到一个宿营地，首先必须挖好单人掩体，以防敌机轰炸。记得在新义州出去不远，敌人发现火车而盲目扫射。行军中非常艰苦，不准打电筒，不准抽烟，整整28夜没有住过房子，渴了喝行军壶里的凉水，饿了凉水拌干粮。由于长途行军劳累，不少同志大便带血。尽管非常艰

苦，但同志们从不叫苦。经过 28 夜艰苦行军，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中线大城山与老部队会合。

朝鲜战争中，第五次战役损失较大，我们新兵是去补充打五次战役的部队。我被分配到 63 军 561 团三营九连。我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阻击敌人。我们九连在大城山打了几个月战，在冰冻 1 米以上的地方修工事，挖战壕，修防空洞，夜晚靠一件大衣过日子。敌机密如飞虫，由于后勤运输跟不上，一段时间靠吃岩巴豆、牛渣口等野菜过日，而修工事的任务又十分紧迫。开始时挖小掩体，但轰炸起来不解决问题，后来就挖山，把山挖空，山连山，洞连洞。经过两个多月的苦干，终于建成了十字多门的防空洞，大的可容纳一个营。在施工中，尽管很艰苦，同志们的手都起了血泡，但从不叫苦，而是互相争抢着干。

工事修好，在摸清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军部命令我部歼敌加强排。我们距敌人阵地只几十米，手榴弹都能甩到敌人阵地。对敌人的碉堡我们摸得一清二楚。我们详细地研究了攻击的方法和路线。1952 年 7 月，我们先用炮火了解敌人的火力部署，接着解决敌人碉堡周围的铁丝网。我七连先上去捣毁铁丝网，八连、九连冲上去消灭碉堡群，在剩下最后一个碉堡时我和连长及他的通讯员冲上去，我一手提枪，一手拿反坦克雷，顺手将反坦克雷投向敌堡。与此同时我被敌重机枪击中负伤，敌人消灭了，我已不能动弹了。后来卫生员把我背下阵地抢救，送兵团医院住 7 个月。后返祖国在黑龙江省克山 27 陆军医院住半年，评残定为三等乙级。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三块弹片只取出一块，现在还有两块弹片在左脚的螺丝骨上，成了终身痼疾。